



98
4997
5



4997
5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魏 七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呂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麤略有武

昭和十六年二月六日寄
市島謙吉氏贈



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
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

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
為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信于原誘布令殺
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
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
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
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當小失意拔手戟擲
布布拳捷避之

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力也

奈如父子何母後漢
言無大亦不可從

為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
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
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
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
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
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亦刺卓語在卓傳允
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
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李傕
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

英雄記曰

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

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

布不能拒李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

臣松之案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

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聞不及六旬

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殺原之德安在

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

擊張燕于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

兔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成廉魏越

布粗中所
造枝忍皆
不相下

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軍而求

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

恐還為已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

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

為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

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

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側偽使人于帳中鼓

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

斫布牀被謂為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

城門布遂引去

與張楊合紹令眾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

英雄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共圖布

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

賣布可極得汜催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催內實保

護布汜催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為潁川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

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

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

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既為盟

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

張邈

衛茲

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

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

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

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

之犬恨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已也心不自安興平元

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心許

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竝起天下分

崩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

人豪而反制于人不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

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

東阿范

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
 初使宮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眾東迎布為兗州牧
 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為太祖守太祖引
 軍還與布戰于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
 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
 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于鉅野布東奔劉備

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
 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
 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于帳中坐婦牀
 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各備為第備見布語言無

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
 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為其兵所殺

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
 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軫處中入則
 享于上席出則為眾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
 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為貳何為
 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皆禍將溢世莊周之稱
 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
 門當此之時求為孤犢不可得也按本傳邈詣術

上疑王

三國志

魏書七 張邈

五

三六二

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
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遣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

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讎恥。使術明目于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南詣封部。為曹操逆所拒。破流離。奔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于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

元休
休甫
第五文休

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它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

子嘉尚忠烈為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磧不與焉 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楊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楊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楊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楊兵悉開門內布兵布于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以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

高順

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閣外同聲大呼攻閣閣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為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眾萌眾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牀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

正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于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歛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于營門中舉一雙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

陳珪

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請太祖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

子登

并令奉章謝恩

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蓄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

布說疑當作說

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于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

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
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今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
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
協尚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
顯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
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
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飢則為
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
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
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

奈

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可
解離也布用珪策遣入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
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勳大破敗
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
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
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
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于
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迴計從布布進
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
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 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

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
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
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
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
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
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
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
揚兵淮上布騎皆于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
海蕭建為瑯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
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請關

蕭建

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
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
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
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
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
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
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
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臧霸所襲
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
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服

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擯名非小布不從霸畏
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
後復與布和

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于沛破之太
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
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

詰

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
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感著泗
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于白門樓上謂軍士曰

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
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

布遣人求救于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
不敢出

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于術術曰布不與
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
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
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
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
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

布妻

一本作守城為是

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官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諒計之無為官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于外官將餘眾閉守于內若向將軍官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于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

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于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

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續陳宮將其眾降

陳宮

侯成宋憲

魏續

宋憲官
一本作宋
虞

九州春秋曰初布騎將侯成遺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

三國志 魏書 卷之七
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聞
蒙將軍恩遂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
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
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
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
成遂領眾降

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
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
明公所患不過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
步於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

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頷之
布因指備曰是兒最不信者

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
皆叛布耳太祖曰卿昔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
默然獻帝春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
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
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
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前驅可乎
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
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

平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勅虜也其眾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

於是縊殺布布與官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英雄記曰順為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鎧甲闔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為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冢一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忠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在外

內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太祖之禽官也問官欲活老母及女不官對曰官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官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

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官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有

盛德事

謂一作為

者

餘今竟何如宮顧持布曰但坐此人不能言以
 至于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禽也太祖笑曰今日
 之事當云何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今也
 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
 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
 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孝不
 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
 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
 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于初
 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倚為呂布有功加

陳登

按世說作淮海

許汜

伏波將軍年二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
 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
 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
 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
 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
 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
 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
 忘家在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
 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
 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

三國志

魏書七

陳登

六

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太略少有扶世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飢州牧陶謙表登爲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杭稻豐積奉使到許太祖以登爲廣陵太守令陰合衆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爲軍先驅時

東治

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懼于後累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于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衆十倍于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惡何逃寇之爲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

陳矯

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詣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逃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

推人

德共拔郡隨登老弱襁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頗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為郎中

臧洪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

臧曼

謝承後漢書曰曼有幹事才達于從政為漢良吏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楊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

東

三府舉能遷曼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曼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州木鳥獸異物各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曼轉拜長水校尉終太原太守

洪體貌魁梧有異于人舉孝廉為郎時選三署郎以補縣長瑯邪趙昱為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

邈

劉公山
孔公緒

朗菑丘長洪卽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東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卽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于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

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
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
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
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佃陳留太守邈
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
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存
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
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
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

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

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
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

填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
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
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
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

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
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爲民
保鄆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
于滎陽敗績黃巾遂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

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
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
沉河冷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
陳于前巫祝不去于側入見其清談于雲出則渾
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爲丘墟也

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治
東武陽太祖圍張超于雍丘超言唯恃賊洪當來救
吾衆人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
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但
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勤所

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
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
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
曰隔關相思發于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
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
辱雅贖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卽奉答者旣學
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擲負側室息肩主人家
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
疏有罪言其見怪方首尾不敢何能恤入且以子之
不窮該典籍豈將闢于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

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論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怙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亦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

張景明

州見侵郡將避隔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于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効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噴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然後下可疑
心有誤

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

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

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瀆于死亾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許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僞幣麾下不蒙虧除

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于勳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

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主人

詐一本
作計是
劉子璜

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下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徵忠孝何以為非而

吾子一本作
君子

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
為吾兄分為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
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于伍員不當號突于秦庭矣
苟區區于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
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
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
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况僕據金
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一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臣
罔補之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
伯圭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

邪

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
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下哉足下
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耶加飛燕
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于鉅野光武創
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王興
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
下微利于境外臧洪授命于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
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
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

奉下
一本有
美字

疆救洪曰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于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辜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衆分歆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幃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賊洪何相負若此今日

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少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第同共勳力為國除害何為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亦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已用乃殺之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

邈超擅立布為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為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為怨讎為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効死于超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

陳容

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親慕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

司馬二人
失名

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于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哲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役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于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

--	--

